

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一

明　賀復徵　編

疏十五

論軍前行法疏　宋文彦博

臣聞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斬愛姬當事而行未嘗禀命盖將權不可以不專軍法不可以不峻兹之攻必克而戰必勝者用法嚴也自古有將權不專軍

法不峻而行師必勝者未之聞焉臣竊聞去歳以來用兵西鄙或有禁軍小校臨陣而先退邊壘偏師望敵而不進而統帥之臣即時不行軍令悉以事狀上聞皆令鄰郡置獄取勘下法司詳案定刑臣以謂失閫外之制隳軍中之令臨事不斷禀命不威豈曰軍容同夫兒戲後恐推劾之際據引枝蔓萌其茍免之心奏報之間淹延時日啓其幸生之路縱不至此亦慢令稽誅勵衆乃老師驕兵之弊也臣不知朝廷所用將臣必欲不令專

制悉上稟於宸算乎復不知將臣不能用軍法皆取則於朝廷乎倘朝廷用將而不令專制則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古之遣將也君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此非徒然也蓋委任責成之道不得不重令而輕之故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苟將臣不能自用軍法則臣所謂隳軍中之令矣人之常情孰不畏死毆億萬之衆冒矢石之衝刑之不嚴何以督戰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豈非嚴刑故

對敵而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
夫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而統帥之衆不能誅一小校
以厲士卒故臣以謂凞軍中之令矣議者或曰今所遇
之寇未為大敵所興之師未至深入軍中之法未可專
用將校有犯所宜奏裁茍如議者之言臣以為過矣寇
非大敵兵未深入尚且狼狽先退逗撓不進倘遇大敵
深入而將校有犯必須上聞則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
也止於會軍而後期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惟以習

戰而衆笑戮其君之寵臣愛姬亦未嘗素禀而先啓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孫武穰苴皆為名將者委任專而法素行也以區區伯國猶知任將之道豈巍巍聖朝不及於是且國朝著令凡禁軍將校有過奏裁此則施於平居無事之日邊州守戍近郡屯聚則用之可矣今昊賊亂常蜂蠆有毒防邊之兵逾數十萬將權不專軍法不峻則何以御之臣伏望陛下出自宸斷稍假將權凡有偏裨小校臨陣先退望敵不進如此之類罪犯灼

然但合該軍法者不須置獄並許本郡統帥對衆便行軍令訖然後奏聞如此則師旅畏威進退從令或守或戰必有殊功兵者國之大事陛下於廟堂之上與宰輔大臣計之審矣豈容疎賤輒有輕議然臣承乏憲署職在司聰苟有見聞安可緘默陛下勿以臣之此言徒習老生之常談耳遂忽而不省臣熟思之任將治兵之術何莫由此道也愚者之慮幸賜採擇干冒旒冕

論元昊請和疏 范仲淹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慙鄙懐心究利

害目擊勝負三年於兹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

議納和其来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

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為鼎峙之

國又慮尚懐隂謀卑辭厚禮請稱兀卒以緩國家之計

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

繼遷當時用計脱身竄於凶惡德明外示納欵内實養

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為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

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虜獲其横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為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

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
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
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
人哉惟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
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
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為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為千
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
勢强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

小偷生之時元昊世授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陜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盖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順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

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耶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蕃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蕃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僞詔諭鎮戍兵民有定闕輔之言此其驗矣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

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奸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詞頗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詞厚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

明納款之後姦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為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唃廝囉等諸蕃去秦川一帶籬落為將来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强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鋭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

欵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貿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
獲中國之利充於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今兹
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詞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
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
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
師深為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蠹害今既為
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
與奸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

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

論西北和議疏　韓琦

臣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来告當此之事若便為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自羗人盜邊以来於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乗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暫就稱

臣之虚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以為得計耳且契丹勢素强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内充實一旦我之邉備稍弛則必有大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邉民遽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趨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絶西人之和

以漸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國日以富强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强盛意欲并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衂凶悍之性切於復讐必恐自此交兵不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

待釁之時也若能內葺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歛財用以坐待二讐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陜西敢復陳陜西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為之久任其使經營一方以

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

郊賞給之後官㕘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閒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别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近兵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竊發自有廵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

蠹財用陜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曽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輕費可給也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已来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

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切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顔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宫之中誰可與語談誰可承顔色臣愚以謂宜因此事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

可喜者録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
慰悦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
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
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
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
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
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
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顔

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亡一人可親居內則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欲言也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

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臣昧死再拜

論輔郡節制疏　劉敞

臣伏覩詔勑建制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埀制久遠強榦弱枝者也然臣切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内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内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弊昔孔融疾曹操

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䖍終於害之然此本繇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强臣何繇因緣以覬覦令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内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於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畧立千里之内為便也其意乃

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

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

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

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爲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論增置諫官疏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

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

一日竝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

任不疑盖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奬抜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説不過曰其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説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詧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

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令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令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

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容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見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謂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詭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

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皇激切之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

明 賀復徵 編

疏十六

上謹習疏 宋司馬光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禄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

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服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

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國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國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繇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薫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

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禄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滅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絶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

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將
因是以習習寔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
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
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
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
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托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
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
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

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禮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

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狼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禮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慴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

爲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擥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敘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

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埽九州以涉禹之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

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不繇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救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

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言愼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持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能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

息之政於是胥史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棄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失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

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悅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茍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為收

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懐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繇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奸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謂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詧其邪正辯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盖言無所臧否之為患
大也經畧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
倘未能廢則軍事廹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
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
叙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
經畧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
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正寔可施行而州將
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罷州將勿罷轉運使將較士卒之

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怨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體要疏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勑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切歎若以其責為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救制改法救奬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

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寔明黜陟焉臣本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首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披肝瀝胆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求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

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内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内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師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

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𢿙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

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辠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詧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詧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

王日昃不暇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来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眾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觧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

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

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名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别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縁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

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收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收使不屬羣收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者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

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邉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畧責以成効而施其刑賞嘗好别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獘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

闇姦險之人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

之情苟筞非已出則娼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令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茍得人而委之賢

於契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内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虚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别遣使者按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興無所廢只是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禄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

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

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叅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

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辠而無辠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姧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比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

志也若乃奸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

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賞罰也若使人君苟不能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埜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

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舍之取是而舍非則安榮取非而舍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

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此言周室之衰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

辯口相擿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根本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夫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

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勑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辠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千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

毅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切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乞罷保甲疏　司馬光

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閲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人民三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陜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閲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

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来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然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来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鬻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

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閲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勞苦役不感恩澤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

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塡然鼓之鳴鏑始加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廵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廵檢兼掌廵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

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經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

登極赦書有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廵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户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静守疆埸勿令騷擾此盖聖意欲恵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户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户馬寛保馬而保甲猶存者盖未有以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户口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沿邊弓箭手法許廕本户田二頃悉免其税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

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吏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强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慕然後募本縣鄉村户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髙强者充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閲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

壯勇者既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
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嚴行
典憲若名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法權差候有
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廵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
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論北邊事宜疏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應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
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

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過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寤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亟加擢用既而敵心怨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抄𢫬

邊民所亡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切責如此而望戎狄賓伏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切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弟兄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蕃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

竊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介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才别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生民則戰鬬之端從來無窮矣况今民力凋獘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怨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

船栁栽之類止可以文諜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愽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栁之勝負不亦遠哉

論青苗錢疏　司馬光

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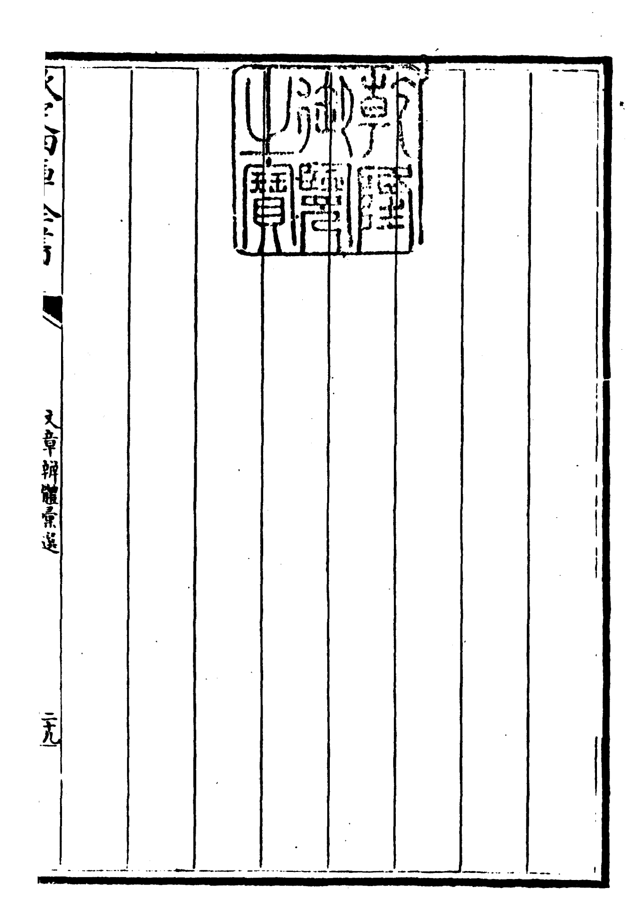
依執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非食終不肯取償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

其生令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五十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二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因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倚閣春債

末了秋債復來歷年𣽘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并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誰從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

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埶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于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人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

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荒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羡餘以濟飢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錢賙贍乎臣切聞先帝出内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禍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乾隆御覽之寶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三

明 賀復徴 編

疏十七

論建儲疏 宋范鎮

伏惟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為也臣不為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敢

負陛下也惟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然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陛下憂勞萬機有風露晦明之感纔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失也其得謂何方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方以祖宗後裔為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得也今陛下既

已平復御殿聽政是向之失者以為得也顧惟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

計也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闇君之為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而黜唐昭肅以下之為斷於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也既而自解曰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至計今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諫官乎必不然也臣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

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昧死再拜

論陳執中　范鎮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死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為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縁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觀察使其餘借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

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亦求内降内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令天下民困政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曽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使後来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

論王霸疏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

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茍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曽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襍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

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先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為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

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

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疏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

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

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

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

明人倫化成天下令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竭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

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又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若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

背度覲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豐阜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非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

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别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

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説哉惟聖明裁擇

論立后上太皇太后疏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

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令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皇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皇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

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於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於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於有辛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

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於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

餘年其基本葢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

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鑑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

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
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
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
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
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
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
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内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

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益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

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疑為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

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天子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悉之禮或雜貪鄙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策曰宗公鼎臣誦言

於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繇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

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宫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冐宸嚴臣無任惶懼俟辠之至

論宦官疏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

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
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葢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
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
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
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
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
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
巾賊起朝埜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

操因之以纂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没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於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弑敬

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誅憲宗之賊謀洩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刼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

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宸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搆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辠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

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宫省清肅熙寜元豐間内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内外自陜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没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権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剥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

朝廷止從寛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驚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其詞頭且輟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吕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内逐李憲王中正宋

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内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内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柰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

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它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末必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

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姿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為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内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

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知之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

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若切之言陛下每留
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今
兹事體實繫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
忍嘿嘿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督

論聽政疏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
毁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揔攬庶政延見羣
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

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荅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歿成王追念其勛勞賜魯天

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塟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

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絶魏王病既

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祐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臨朝親黨僥倖濫恩仁宗既親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内外肅然

葢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寛裕不忍拒人内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内裁抑僥倖以肅宫禁九年之閒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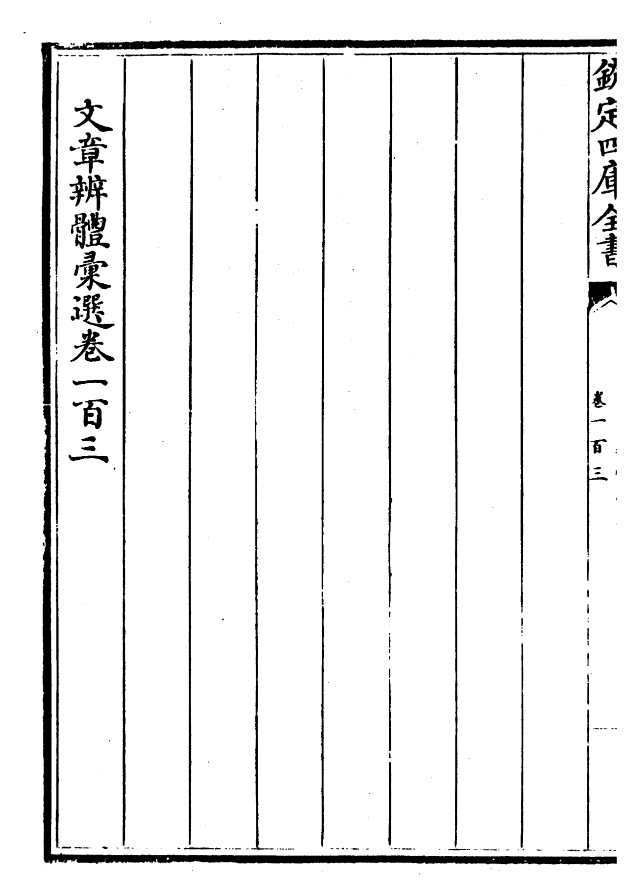
姓而小人之怨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

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説有敢以
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
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
姦言邪説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理小有不至此於太
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
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
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内之人無不忻悦光殁之

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心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

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令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

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三